



嵌入性理论视角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实践困境和行动路向*

陈包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0)

摘要: 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两者在治理逻辑和价值取向上相互影响, 相互推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嵌入性行为, 内在逻辑上存在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特征, 体现在环境嵌入性、组织间嵌入性和双边嵌入性这三个层次上, 进而影响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根据嵌入性理论, 厘清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关联和重塑—赋能和提质—融合和共生”三位一体治理逻辑, 分析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存在的治理供需失衡、适配衔接脱嵌、价值引领滞后等实践困境, 提出要从要素协同性、机制协调性和价值引领性三个维度出发, 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嵌入性, 这对积极回应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关切、推动乡村综合治理、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职业教育; 乡村振兴; 治理逻辑; 行动路向; 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154(2022)01-0073-08

DOI: 10.16851/j.cnki.51-1728/g4.2022.01.010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紧密联系, 与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耦合优势。2019年, 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指出中等职业教育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1]2021年, 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做好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加大脱贫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2]同年,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 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3]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4]这一系列

国家政策文件的出台, 为职业教育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和理论依据。当前, 我国正处于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期, 实现“培养一个人才、壮大一个产业、服务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姓”的社会效益更加迫切,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时代诉求更加强烈, 特别是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具体目标执行中, “职业教育承担着产业兴旺的‘奠基石’, 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方’,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者’和乡风文明的‘内生力’四重角色”,^[5]职业教育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等振兴的作用更加明显。同时, 乡村振兴也为职业教育拓展自身功能, 发挥社会服务职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 由于治理逻辑

*基金项目: 2021年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对策研究”(编号: 2021C085)。

作者简介: 陈包(1991—),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职业教育政策, 旅游规划与旅游资源开发。

收稿日期: 2021-10-09

辑不清晰、治理工具不健全,服务质量不高、融合能力不强,价值引领不凸显、类型特征不明显等突出问题,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与价值取向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厘清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治理逻辑,不断增强职业教育与乡村发展的适应性,突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针对性、精准性及时代性,形成产教良性互动,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融合助力、赋能发展,对于乡村现代化发展需要尤为必要。

一、嵌入性理论概述

1944年,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变革》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理论。该理论关注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强调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双向嵌入性,^[6]认为经济行为作为一种制度,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社会的运作从属于市场。1998年,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将“嵌入性”分为两类: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其中,关系嵌入性强调网络的关系性特征,指组织所嵌入的网络关系为组织构建了各种资源和信息的获取机制,如关系强度、关系质量、关系持久度等;结构嵌入性则强调网络内主体的结构特征,指组织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带给组织的超额价值(如资源、信息优势),如组织在网络整体中所处的位置、组织所在网络的密度及异质性等。^[7]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框架是嵌入性理论的经典分析框架,也是在产业集群嵌入性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一种分析框架。^[8]格兰诺维特提出可用4个指标来衡量关系的联系强弱,分别是互动频率、亲密程度、关系持续时间以及相互服务的内容。^[9]哈哥多(Hagedoorn)在组织间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研究中,提出了嵌入性特征直接影响组织间合作关系的形成,但是企业嵌入性特征与其所处的环境、网络和双边关系情景有密切关系。因此,他提出嵌入性可分为3个层次,即环境嵌入性(environmental embeddedness)、组织间嵌入性(inter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与双边嵌入性(dyadic embeddedness),^[10]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嵌入性可被分别理解为职业教育行为选择受特定产业环境、企业组织间网络的历史背景及乡村振兴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双边关系影响的程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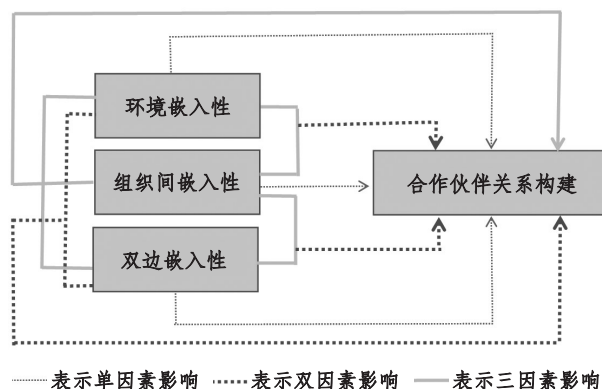


图1 嵌入性理论的三个层次

注:根据Hagedoorn嵌入性层次结构理论整理。

(1)环境嵌入性是指职业教育行为受其所处的乡村振兴产业特性的影响,也就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适应程度。(2)组织间嵌入性是指职业教育行为受其所处的政策环境、关系积累、产教融合的影响,也就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支持程度。(3)双边嵌入性是指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相互关系之间的影响,也就是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程度。

实际上,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嵌入性行为,内在逻辑上存在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体现在环境嵌入性、组织间嵌入性、双边嵌入性的层次结构上,进而影响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这种嵌入性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融合适应行为、文化价值观念、经济绩效支撑、预期特性和相惠性的发挥具有关键作用。乡村振兴治理网络空间中,职业教育将教学活动、课程资源、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建设等要素诉之于乡村振兴需求端,实现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共生发展。

二、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指的是职业教育“供给域”服务乡村振兴“需求域”两个场域中的各要素交互影响、动态传导、相互制约地演绎互嵌过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维振兴,只有通过整合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基础性资源,厘清产教双方系统内在要素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激发供需双方的内生动力,揭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才能有效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治理效能。



(一) 适应程度: 职业教育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关联和重塑

通过职业教育文化教育属性的价值嵌入,可以有效巩固脱贫攻坚精神成果、匡正乡村文化价值观念、激发文化自觉内生动力、规避文化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等正强化效应。职业教育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关系体现在推进功能、价值实现等方面的关联性,在要素供给、治理逻辑等方面存在着重塑性。一是推进功能和价值实现的关联性。职业教育的纵深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功能发挥,两者的“产—教”互构逻辑及价值追求具有天然的契合度,且与其互惠共生的内源文化进步方向具有一致性。职业教育以其显性与隐性功能挖掘并传导乡村伦理精神及文化价值,扩展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可以破解乡村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自觉不足等难题,有效催生乡村文化新的发展业态及新的职业岗位;而乡村文化振兴又可推动乡村职业教育进一步深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倒逼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自我反思与革新。二是重塑要素供给关系和治理逻辑。打通职业教育嵌入型文化与乡村内生型文化之间的互动壁垒,建立文化价值供给关系,促进乡村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职业教育发展链与乡村文化振兴链共治共享。当前,重塑职业教育发展链与乡村文化振兴链关系就是要将职业教育的制度文化、管理文化、专业文化、标识文化、社团文化等文化育人体系与乡村文化振兴中包含的历史文化、乡愁文化、道德文化、民族文化、非遗文化等乡村文化因子交流、融合衔接,特别是职业教育与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乡村人文生态环境具有依存关系,通过职业教育对乡村居民教化培育,引导乡村居民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增强乡村居民主人翁意识,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乡风文明。同时,通过职业教育技术手段推动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实现城乡优质文化资源共享。

(二) 支持程度: 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赋能和提质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

村最为突出。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要通过乡村振兴才能得到解决,职业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一方面,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赋能是以价值为媒介,通过资金、技术、知识、创新、制度、机制、文化等要素辅以核心媒介得以呈现价值的过程。乡村全面振兴实质上是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而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实质上就是通过建立组织间嵌入性赋能组织间的合作、资源的交换和重组、治理有效,推动乡村振兴各要素的优化。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在供给端能够为乡村振兴赋能增值,是服务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智力举措。“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在人力资源开发、技术技能积累转化、文化传播传承、社会服务供给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职业教育通过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不断提升服务地方产业经济的能力,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构建资源要素引流机制,推进职业教育专业、教学、科研、师资等资源要素与乡村发展全面融合,深化赋能内涵,扩大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助推职业教育提质增效。提质是以品质、质量和效率为核心的一种技术治理模式。乡村振兴的纵深推进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广阔空间,破解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需要职业教育主动作为,通过不断精进科研技术助推产业兴旺,通过改革教育教学方式培养服务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本,通过办学方针、校企合作等,不断提高服务乡村振兴的品质、质量和效率。通过建立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之间互动机制、确立合作伙伴关系,释放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内生性治理动力和嵌入性治理能力,推动双方在支持性上的良性发展。

(三) 耦合程度: 职业教育类型优化与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融合和共生

新时期,职业教育必须整合经济发展需求与人才发展需求更好地服务产业转型升级而实现走向融合与共生。一方面,融合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实现自身价值的本质要求,也是职业教育推动产业兴旺实现“产教互嵌”的不竭动力。当职业教育在持续优化自身类型定位中将自身价值嵌入乡村振兴大环境中,将激活乡村



第一、二、三产业各要素结构实现优化,有效转变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偏见,促进乡村主体行为在新的环境嵌入中实现“帕累托最优”。从融合角度来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振兴是产教融合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的转型发展新样态,也是实现技能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对接、专业(群)设置与产业链对接、课程内容与乡村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产业工序过程对接的应然之意,在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兼具融合与共生特性,职业教育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治理机制改革要与乡村产业振兴协调融通,同时要推动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适应性。另一方面,共生是“不同种属基于某种特定的联结而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关系并实现系统均衡发展”。^[12]职业教育在为产业振兴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产业振兴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方向,二者具有双向利益共生的关系。职业教育在供给系统中要平衡服务地方产业经济因转型升级而带来的供需失调及内在机理脱嵌,“更要借由协同治理机制在合作共生过程中增加职业教育服务的公共价值、承担社会责任并维护社会秩序,从而促进现代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并实现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13]即要构建起职业教育专业与乡村产业之间的内在要素关联,通过双边嵌入提升彼此在实践导向中的依存度和紧密度,形成价值互助、经验互鉴、利益共赢的命运共同体。随着乡村社会深刻变革、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岗位的深刻调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应然价值释放更加紧迫,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加速流变,职业教育评价机制更趋完善,因此,必须推动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在新的环境互嵌中提升融合与共生的互动能力,提高双方资源配置效率,构建双方共识、信任、契约和权责的基础性价值,才能实现职业教育类型优化与产业转型升级同频共振。

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的实践困境

当前,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中主要存在治理供需失衡、配适衔接脱嵌、价值引领滞后等实践困境。

(一) 治理供需失衡

“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

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以联合行动的方式调和不同利益间的冲突或矛盾。”^[14]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的治理实质是通过构建基于环境嵌入、组织间嵌入及双边嵌入为基本模块的一种供需匹配关系,是对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专业设置、课程建设、“三教”改革、产教融合、社会服务等职责主动融入乡村产业振兴全过程的博弈行为。随着乡村社会经济的加速变革、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推进,乡村地区不断出现新要素(如信息、金融、科创、人文等)、新载体(互联网、物联网、5G技术等)、新功能(如休闲养老、乡村民宿、文旅产业等)、新模式(经营管理、协同治理、合作模式等),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由于职业教育各要素供给效率低下、动态调整滞后。部分职业院校基于工具理性而功利地追求高就业率、设置热门专业以及片面追求排名、升“双高”“升本”等而忽略乡村产业需求侧的新诉求、新要求。缺乏统筹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衔接机制和双边互动关系,高质量、高层次的职业教育资源往往剥离了乡村产业建设需求。乡村市场和产业发展诉求对职业教育的外生需求与职业教育内部治理能力、资源供给能力的内生需求均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另外,职业教育也忽视了对乡村产业经济发展的反哺作用。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需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乡村行业需求的匹配问题亟须解决。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三产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市场空间、产业业态、人才需求和创新动力会进一步反作用于职业教育供给系统,促使职业教育优化教学方法、“三教”改革、课程资源、教学手段等,从而实现职业教育要素跨界配置、融合递进。此外,由于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乡村在地理结构上常分布在城市边缘,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也存在区域布局困境,大多数职业院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分布在城市中,生源也主要来自城市,而农村职业教育主要集中在中职学校,囿于自身办学的局限性难以满足乡村产业需求。这种因空间布局而衍生出来的农村生源供给不足、往返时间成本高、交通条件制约等问题,严重削弱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的能力及效度,进而造成乡村产业所需的各类技术技能



人才供给不足。

（二）适配衔接脱嵌

“适配，适合匹配之谓也。‘适’意即适合、适应，‘配’意即匹配、配合，是指事物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作用、彼此共生的一种和谐匹配状态。”^[15]职业教育如何增强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是长期存在的一大难题。嵌入理论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的教育，具有横跨‘教育域’与‘职业域’涉及‘产业域’的特点。”^[16]当前，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中存在教育内容与乡村振兴要求衔接脱嵌的现实问题，表现为职业教育内部诸要素，包括办学理念、育人目标、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学过程等与乡村经济外部诸要素整合度不足等。当这些要素嵌入到乡村振兴的合作关系网络中，将影响着要素在乡村的流动，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网络结构的变化，导致要素适配的非对称性，进而影响着组织间嵌入对乡村全面振兴各环节、各领域参与者的竞争行为及其结果。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的制度文化与固化的教育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常态下乡村社会经济价值诉求，产教非对称性治理模式也难以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的发展目标，主要表现为：一是办学理念明显滞后。目前，职业教育特别是涉农职业教育在办学理念上尚未突破自身的“教育场域”界限主动服务乡村振兴的传统思路，“亦步亦趋”被动追随的关系格局和持续挣扎在“为生存而战”的工具主义观念仍未改变，加之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见使得其类型教育特征未能凸显，这种长期“边缘化”的生存发展处境及社会角色也导致职业教育对自身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应然价值的认知与判断的错位，从而陷入阶段性、周期性的价值迷失困境。二是职业取向“离农”倾向明显。在职业教育教学实践中，受限于产教互动和校企联动，教师课程教学与乡村产业链生产链未能实现精准对接，职业理念、技能习得与乡村产业结构、就业岗位需求也没有实现真正的互通共融。此外，在城镇化、市场化趋利价值取向向下，基于职业教育社会认知及涉农专业的“二重性”，学生职业取向上“离农”倾向明显，即学生在职业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城市非农领域就业和发展。三是结构对接错位。当前，职

业教育与农村产业融合，特别是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中存在要素错配、结构错位、衔接错乱等问题，导致职业教育区域布局结构失衡、专业结构失衡等，难以就近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所需的优质教育资源，难以跟上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步伐。

（三）价值引领滞后

职业教育具有育人价值、技术价值、文化价值和服务社会等多重属性。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实践活动中，“技术价值承载意蕴和职业教育自身固有的价值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是一种价值实践活动，其价值指向在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双向规定与互动整合中展现，表现为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需求。”^[17]教育性、技术性、经济性价值体现为通过职业教育教化乡村建设主体、优化乡村人力资本，提升从业者及居民自身技能，进而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比如青年农场主、乡村居民、“四类人员”（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主体的人力资本开发。职业教育要既能适应乡村经济社会变革带来的资源整合、业态升级、结构调整和功能调配，也能将变革带来的新岗位、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转换成教育教学动态更新的新动力、新方向、新模式，增强自我发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捷性与柔韧性，这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价值取向。当前，职业教育在价值引领上存在以下困境：一是价值取向失衡。职业教育过于强调人才振兴的技术性、工具性，忽略受教育者的德能教化、生命成长等，弱化育人的内在价值。二是教育性价值缺失。职业教育在带动乡村文化传承、乡风文明转变、农耕文化挖掘以及赋能乡村教育等方面存在不足。三是技术性价值服务滞后。职业教育服务贡献意识不够，过于聚焦自身的社会贡献力量，弱化对乡村提供技术指导、科研项目及人员培训的服务意识。四是经济性价值发挥不明显。职业教育与乡村规划、人居环境、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融合衔接不够，特别是职业教育在助力乡村打破传统第一、二、三产业的边界、促进三大产业有机融合方面相对滞后。

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行动路向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要构建基于价值网络体



系的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要在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中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满足乡村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以技术技能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应用型教育,培养具有追求工匠精神的技术型人才是其内在价值表征,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行动路向可以表现为两者在要素、机制、功能等方面的协同并进。

(一)要素协同性: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源治理

要素协同性是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内在要素之间为了实现有效运转、协调配置、融合互嵌而采取的内源式协同治理过程。在此过程中,必须构建平衡供需各要素的系统,即驱动治理系统和技术治理系统。系统内的各要素构成一定的网络空间,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关系性特征。但必须明确的是,各要素嵌入存在边际递减效应,要防止各要素“嵌入性不足”或者“过度嵌入化”现象。首先,要构建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核心内容的驱动治理系统,将乡村振兴驱动治理系统精准对接职业教育供给要素,巩固职业教育参与乡村振兴治理的治理生态;反之,职业教育也必须对接乡村新要素、新载体、新模式、新业态,审视人才培养、教学模式、课程定位、专业设置,实现自身功能转变,进而提升价值服务的适切性。其次,要构建包括教育、资金、市场、政策、制度等内容的技术治理系统,根据技术治理系统的动态性、延展性和选择性特点,平衡各主体、各环节、各层次间失调弊端,构建契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即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18]此外,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长期分割存在,使得城乡职业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因此,在强调统筹城乡职教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注重城乡职业教育在人本性价值、公平性价值、发展性价值以及社会服务性价值取向上的协调性和一致性。^[19]重视人才在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中的纽带作用,强化人才在驱动治理系统和技术治理系统的维系和运转,通过职业教育培养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型和乡村管理型人才,促使驱动治理系统

和技术治理系统各要素在乡村治理系统内的供需匹配、交互耦合、合力共赢,形成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功能互补、协同共生的有机组合。

(二)机制协调性: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耦合机理

机制协调性是检验和判断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成效与质量的有力抓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乡村振兴现实需求,从衔接机制、利益机制、评价机制的协调性出发,推进乡村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实现乡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一是构建基于供需导向的衔接机制。通过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挖掘创新链、完善利益链“四链同构”的衔接机制,解决乡村振兴内在要素之间不平衡不充分与职业教育办学理念滞后性的问题;推进职业教育专业群与产业链相互衔接,延长产业链倒逼专业(群)动态调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教深度融合”,进而催生一大批数字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二是构建基于权益导向的利益机制。通过完善职业教育涉农专业服务乡村振兴的产教利益链,建立职业教育衔接乡村振兴的权益表达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明确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瞄准专业对接产业的利益平衡点,避免人才择业趋利取向,实现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善治共赢。三是构建基于结果导向的评价机制。走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供需评价的“孤岛”,跳出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窠臼,由乡村经济本位的工具理性向产教善治共赢价值理性转变、从职业教育与乡村经济发展需求匹配度、投入与产出效率、服务贡献力、社会培训、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等维度创新评价指标。打破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治理方式,以“去中心化”理念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学校等“多中心”协同参与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发展所需人才培养方案和标准的制订、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开发等。吸纳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参与办学评价,保持参与评价的互动频率、关系持续时间以及指标相互服务的互嵌效益,“从培养担当精神、提升职业素养、强化社会服务、保证就业顺畅四个方面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20]通过重构以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共同利益为本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评价标准评价方式,对职



业教育专业设置、教学改革、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以及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文化传承、技能培训、生态治理等方面的结果导向评价和反馈,实现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内在机理的有序运转。但我们不能指望结果导向评价机制能够解决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和挑战,而是如何有效衔接评价指标与“供给域”和“需求域”目标,以确保评价结果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并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实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治、评建结合”的向善治理,提升评价机制的有效性。

(三)价值引领性: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功能导向

价值引领性是指职业教育充分发挥其在乡村社会及经济文化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效能和效益。一是要将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教育性、融合性和开放性嵌入乡村产业、文化、人才、组织等结构领域,激活资源要素,增强发展动力。“撬动”阻碍乡村振兴发展的壁垒,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精准性和适切性,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诉求,带动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二是要重塑职业教育主动引领乡村振兴的价值认知。一方面,通过开展职业教育学历培训和非学历培训,拓展农村劳动力再教育机会,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和管理经营人才,顺应乡村高质量发展诉求。另一方面,增强职业教育的主动服务意识,统筹抓好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的价值互嵌,促使乡村振兴各要素在重塑和转型中获取更加适应自身发展的内驱力。三是要彰显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中的使命,主动引领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提供符合乡村振兴需求的人才资源。四是要瞄准职业教育自身价值定位,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人才变革、技术转化、产业升级和文化振兴等方面的价值作用。职业教育要充分发挥其在智力、专业、人才与文化等方面的结构优势,不断审视自身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内核,整合治理主体、优化治理工具,牢牢把握顺应乡村振兴发展所需“源头活水”,探索兼容并包的权变策略、丰富服务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不断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五是要拓

宽服务乡村振兴的认知维度和行动路向。职业教育要重新审视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实践认知、价值使命,要通过办学内容结构重组和价值供给输出,推动产教资源精准适配、要素双向流动、价值互为推力、治理耦合协整,进而提升自身服务乡村振兴的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6):10-11.
- [2]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EB/OL].[2021-09-03].
http://www.gov.cn/xinwen/2021-05/14/content_5606347.htm.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1-09-03].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4]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EB/OL].[2021-09-03].
http://www.gov.cn/premier/2021-03/12/content_5592671.htm.
- [5]韦卫,申磊,车双龙.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定位、现实挑战与责任担当[J].当代职业教育,2021(6):27-28.
- [6]黄中伟,王宇露.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理论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12):1-2.
- [7]梁人月.嵌入理论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小企业地方嵌入模式研究——以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为例[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20:7.
- [8]兰建平,苗文斌.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J].技术经济,2009(1):105-106.
- [9]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6): 1360-1380.
- [10]Hagedoorn J. Understanding the Cross-Level Embeddedness of Interfirm Partnership Form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3):670-680.
- [11]周永平,杨和平,沈军.乡村振兴与协同治理:职业教育“CCEFG”联动共生模式的探索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7):14-15.
- [12]卜玉华.共生理论视角下我国区域教育均衡化发展研究——以上海市闵行区“学校生态群”模式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15(24):15-23.
- [13]南旭光.共生理论视阈下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6(28):8-13.
- [14]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37-41.



[15]张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适配理论研究[J].江苏高职教育,2021(2):2-3.

[16]姜大源.跨界、整合和重构: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三大特征——学习《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体会[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7):9-12.

[17]朱德全,石献记.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与价值旨归[J].中国电化教育,2021(1):41.

[18]教育部.职业教育“五个对接”[EB/OL].[2021-09-0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s6236/s6811/201209/t20120903_141507.html.

[19]张涛,邓治春,彭尚平.统筹城乡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及机制创新[J].教育与职业,2013(3):5-6.

[20]李名梁.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J].当代职业教育,2020(2):4-6.

责任编辑 黎恩

Governance Logic, Practical Dilemma and Action Dire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Theory

CHEN Bao

(Zuny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Zunyi Guizhou 563000)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two influence and promote each other in governance logic and value orient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embedded so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havior. The intrinsic logic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ational and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ree levels: environmental embeddedness, inter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dyadic embeddedness, and then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According to the embeddedness theory,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trinity governance logic of "relevance and reconstruction - empowermen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uch as the imbalance between governance supply and demand, the decoupling of adaptation and connection, and the lag of the value guida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nhance the embeddednes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factor synergy, mechanism coordin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They are essential to actively respond to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ncerns, promote comprehensive rural governance and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governance logic; action direction; embeddedness